四川广元千佛崖莲花洞考古新发现*

张　宁（广元千佛崖石刻艺术博物馆）
雷玉华（西南民族大学）
王　婷
李　凯（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摘要：以往调查和研究皆认为广元千佛崖莲花洞（535号）开凿于初唐时期。近期开展的配合莲花洞保护工程的考古调查，对其始凿年代有了突破认识，千佛崖现可认定开凿于北魏时期的洞窟除了第226（三圣堂）和726号（大佛窟）外，还增加了莲花洞（535号）。此次考古调查在窟右壁新发现烟苔覆盖下的两则武周时期题记，更加确认了大窟改造为三壁三龛的时代下限为唐武周时期。改造后的莲花洞造像题材除三壁大龛为三佛题材外，还包括了大量小龛中雕造的一佛二菩萨像、单尊菩萨像、单尊地藏像、指日月瑞像等，造像题材和风格都反映了与长安的密切关系。

关键词：广元；莲花洞；北魏；长安元素

Abstract：Previous investigations and studies of Lotus Cave (Cave 535) at the Thousand-Buddha Cliff Sculptures in Guangyuan deem that it was excavat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Recently,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conducted in coordination with the conservation project of Lotus Cave provides a breakthrough understanding of its initial excavation period. We believe that the extant three walls and three shrines were excavated for inwards expansion by later generations, and the ground was possibly lowered. The large inverted multi-petalled lotus seat, which is in front of the feet of the main statue in the large shrine on the main wall, belongs to the original central statue. Three nimbus remnants of the original statues are preserved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main wall. The small shrine no.17 at the bottom of the right wall, which protrudes from the existing wall, is an evidence of cave renovation. The large lotus on the dome was painted in the Qing Dynasty to enlarge the outer circle, and its form of a bas-relief lotus is the same as the lotus on the dome of Binyang Cave of Longmen Grottoes in Luoyang. Therefore, in addition to Cave 226 (Hall of Three Saints) and Cave 726 (Grand Buddha Cave), the Lotus Cave (Cave 535) can now be identified as a cave created in the Northern Wei period.

In this archaeological survey, two inscriptions from Wu Zetian's reign which were formerly covered by smoke and moss, were found on the right wall of the cave, providing new information of the time when the existing statues were created. It is further confirmed that the lower limit of time when the cave was transformed into three walls and three shrines was Wu Zetian's reign. After the transformation, the themes of the statues in the Lotus Cave include not only the Trikala Buddhas in the large shrines on the three walls, but also a large number of statues carved in small shrines, including one Buddha and two Bodhisattvas, single statue of Bodhisattva, single statue of Ksitigarbha, miraculous Buddha image, etc. The theme and style of the statues reflect a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hang'an.

Key Words：Lotus Cave of Thousand-Buddha Cliff Sculptures in Guangyuan, New discoveries, Northern Wei, Chang'an elements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川渝地区佛教石窟寺和摩崖造像保护性设施的考古学调查与研究”（项目编号：19XKG006）。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千佛崖位于广元市城北5千米的嘉陵江东岸山崖上，崖体南北绵延，崖前是嘉陵江，也是古蜀道金牛道以及著名的栈阁石柜阁所在。[1]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分布在长388米的崖壁上，现存950个龛窟。最高的龛窟距地面45.5米，大小窟龛层迭分布，最密集的区域内有14层之多，[2]是四川境内规模最大的石窟及石刻摩崖造像群。现存的造像最早开凿于北魏时期，唐代最多。按开凿先后，此前的研究者将其分为五个时期，第一期为北魏时期，仅有位于崖壁底层的第226和726两个洞窟。位于726窟北侧（右侧）的莲花洞被划到了第四期前段，即武周前期。[3]

一　莲花洞现状

莲花洞编号第535号，位于千佛崖中段下层，紧邻古蜀道边（图一）。左侧[4]是北魏时期开凿的大佛窟（第726号），左上方有武周时期开凿的神龙大佛（第493号），右侧上方是开凿于唐代的千佛崖的中心洞窟大云古洞（第512号）。洞前即是金牛道（老川陕公路所在），汶川地震灾后重建中改成了参观道路。

窟前部及窟口1935—1936年修建川陕公路时被毁，20世纪80年代用水泥修补了现在的窟口及窟前部。现在的莲花洞窟平面呈敞口横长方形，浅圆顶，中部略呈穹隆形，窟内三壁凿倒“凹”字形坛，坛上方三壁各开一个圆拱形大龛。窟高3.6、宽4.95、深3.35、坛高0.53米，正（东）壁大龛高2.5、宽2.06、深0.37米。三壁三龛中各雕一佛二菩萨像。窟顶正中浮雕一朵大莲花，双层莲瓣，正中为圆形莲蕊，故名莲花洞，清代施以彩绘并改绘成太极八卦图案。窟顶周围有清代彩绘的缠枝花卉。窟内造像风化毁损较严重，正壁大龛造像风化剥蚀较重，经清代修补后仍然有大面积脱落。左（南）壁大龛左侧壁及下部崩圮，左胁侍菩萨及佛座不存。左侧菩萨残存头光痕迹，佛座经现代修补。右壁（北）大龛右侧壁及右下角崩圮，右胁侍菩萨仅存头光残痕。三壁壁面及坛基正面后代补凿了众多无统一规划的小龛（图二）。[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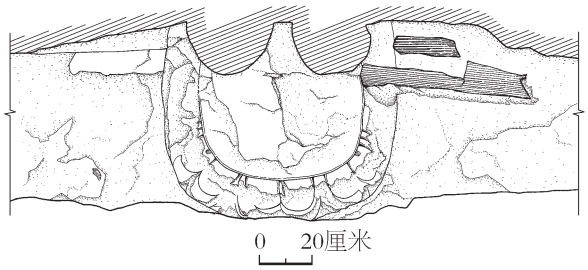
图一　莲花洞（第 535 号）位置示意图

图二　莲花洞全景图（西→东）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二 莲花洞考古再调查

莲花洞现存正壁大龛主尊脚前有一朵大莲花，就像一个大而薄的垫子，实际上是一个复瓣覆莲低座（图三）。此前的学者要么没有注意到，要么以为是正壁大龛主尊弥勒佛的莲座。这次调查时发现，倚坐的弥勒佛双脚各踏在一朵小莲台上，两个小莲台置于覆莲低座靠近壁面一侧的边缘，证明此覆莲低座不是这尊弥勒佛的，否则不会将脚放到莲座边缘。如果莲座是此尊弥勒佛的，弥勒佛就要将双腿向前伸直，双脚才够得到莲座中间，显然佛像不会呈现那样的姿势。现存弥勒佛腰以下残损以后在清代经过修补，修补泥皮剥落后，膝部和双手掌露出了黄沙石胎，但右脚所踏的小莲台基本保存完好（图四）。小莲台的黄沙石质与双膝、双手及窟所在崖壁一致，证明其衣褶在清代修补时虽然有所改变，但佛像的位置与身体姿势没有被改动过，也就是说其双脚的距离一开始就够不着其前方的大莲花座，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弥勒佛前方垫子似的低覆莲座不是它的。结合正壁大龛及其前方的低莲座仔细观察，大龛是在莲座之后的壁面上开凿而成。从大莲座的形状看，其上可能原来是一尊靠正壁站立的像，原来正壁的位置就是现存弥勒佛脚踏小莲座中间的位置，现在还可以看到开凿大龛时留下的一条不太清楚的分界线。现存大龛上方壁面上还可以看到原来立像的头光残痕，头光残痕又被后代所开的535-25、525-26、535-27、535-28四个小龛所破坏，但仍然可以看出崖壁上原来浮雕的凸出的头光痕迹。凸出崖壁的残痕还可以联成桃形样式（图五）。在正壁大龛右上方与535-25号龛右下方之间尤其清楚，头光的桃尖位置在535-25与535-26龛之间还可以隐约看到。在正壁大龛上方两侧还可以找到有二胁侍的证据：535-10号龛左侧长方形题记框左下方与正壁大龛右上方之间，有原来右侧胁侍头光痕迹；正壁大龛左上方与535-29号龛右下方之间有左胁侍头光残痕（图六）。由此，可以确定正壁大龛前方的低覆莲座早于大龛开凿，它原来属于一尊立于正壁的造像，且两侧有胁侍像，三尊像都有头光。莲座上虽然不明显，但仍然有可能是原像脚的痕迹。



图三 正壁大龛前大莲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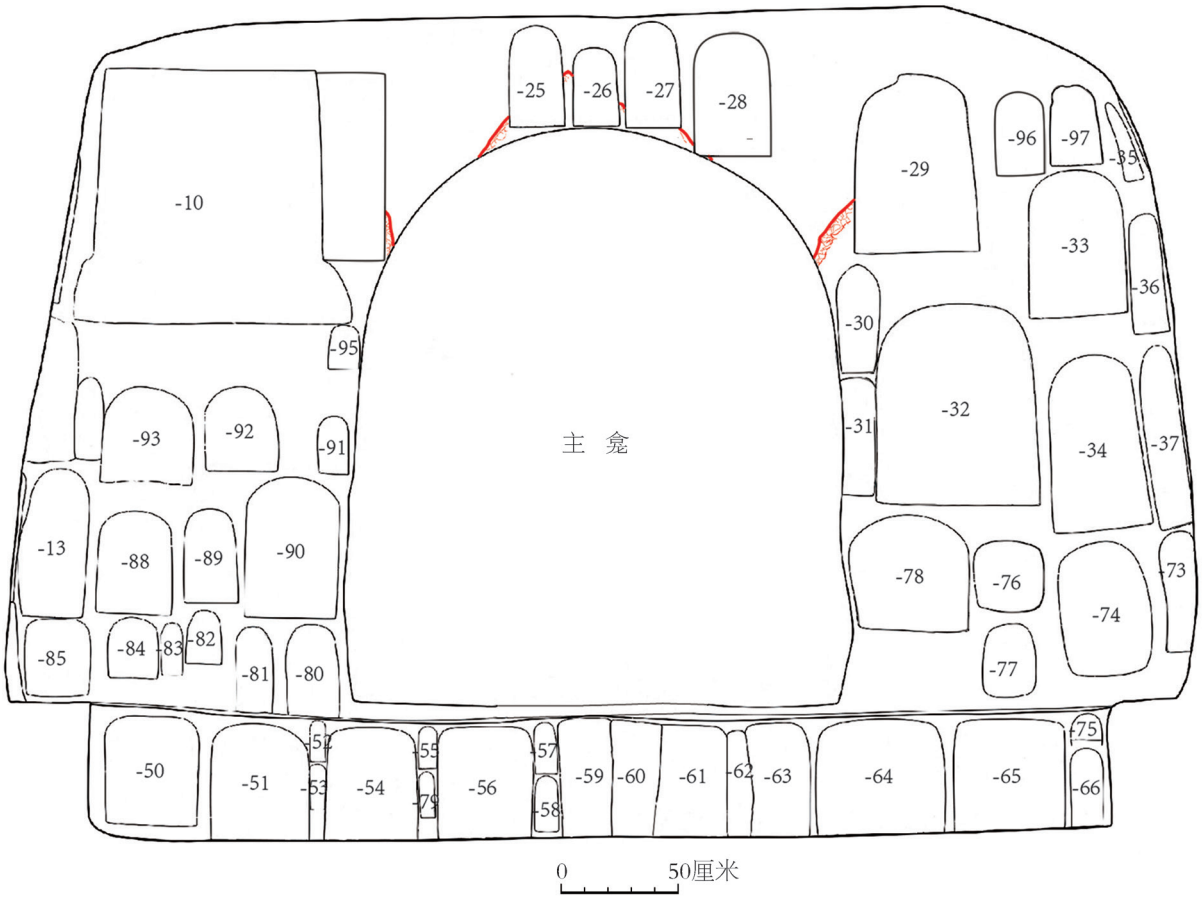
图四 正壁弥勒佛脚下的小莲台与前面的大莲台（北→南）

从正壁原来主尊立像残存的莲座观察，莲台所在位置为原来莲花洞的后壁坛面。参考726窟以及现存三壁倒凹字形坛宽窄不统一，边缘不整齐的情况，此低莲座所在位置也有可能是原来的地坪在后来向下开拓了约0.53米，形成了现在的地坪和三壁倒凹字形坛。现存的三壁坛前面，后代开满了小龛，从造像组合、龛形、造像形态上看，大多数小龛都有武周时期的特征（图七）。

窟右壁除了主龛外，在武周时期就已经开满了小龛，武周时期有题记的小龛集中在此壁上方及主龛两侧（图八）。壁面下方，主龛左下侧后代开凿的535-17号小龛所在岩块却高高突出于光滑的壁面，与其它小龛不在一个平面上，说明这里很可能原来有一尊高浮雕立像被大窟改造时破坏了，留下了这块略显粗糙的岩块（图九）。窟左壁已无痕迹可寻。

莲花洞后壁的莲座像一个薄薄的毯垫，中间是圆形莲蕊，边沿一周莲瓣（图一〇），这种座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五　正壁大龛立面早期头光遗迹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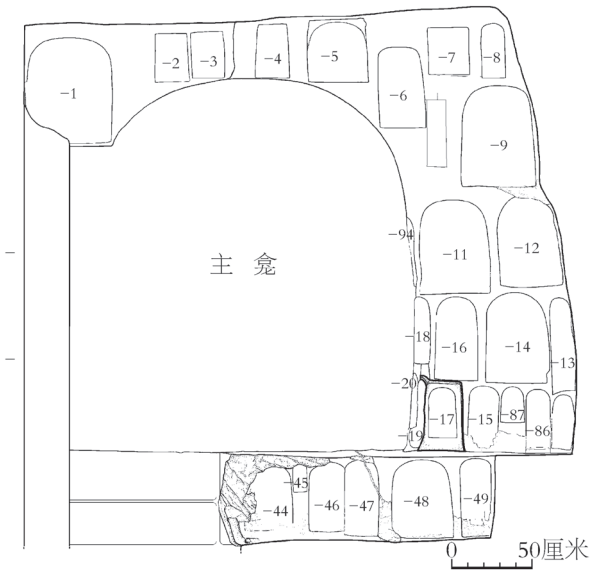
图六　正壁大龛早期头光遗迹细节（西→东）

图七　武周时期坛前小龛（西→东）

在北魏比较多见，早在邺城北魏第一期谭副造像线刻图案中就有（图一一）。[6]莲花洞的穹顶和大莲花与北魏晚期洛阳宾阳洞窟顶莲花如出一辙，不仅窟顶形状相似，连莲花的形状、花瓣、浮雕的厚度都很相似（图一二）。唯一不同的是莲花洞的大莲花被清代彩绘后外观形状的观察易受干扰（图一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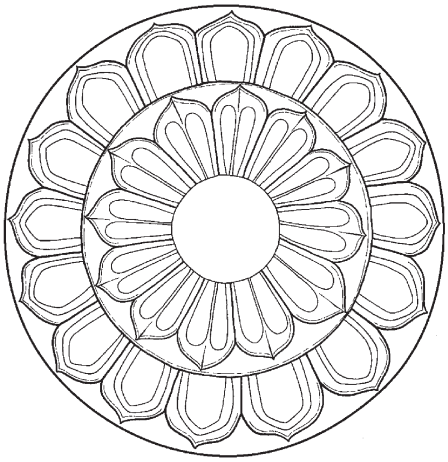
再看莲花洞左侧的北魏大佛窟（第726号），此窟呈横长方形，弧壁穹顶，与莲花洞窟形相似，不同的是顶上没有大莲花。但此窟三壁各立1尊大像，均立于低覆莲座上。此3尊像的大莲座都极低，扁扁的像垫子一样，与535窟正壁底部的大莲座一样，都是一圈莲蕊，一圈覆莲瓣。左右壁二菩萨莲座边缘已看不清莲瓣，但正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八 窟右壁造像龛分布图

图九 莲花洞535-17号龛造像（南→北）



图一〇 莲花洞窟顶浅浮雕莲花

图一一 邺城谭副造像背面线刻莲座

壁主尊莲座左侧还有两片莲瓣可以看清楚，与535窟正壁底部大莲座几乎一样（图一四）。

由此，可以推测，535窟最初开凿于北魏时期，其风格元素与726窟一样，来源于北方，与北魏都城洛阳关系密切。若如此，则第226、535、726窟为千佛崖现存的3个北魏洞窟（图一五）。

从外立面看，535窟原地坪略高于其左侧的726窟，而与726窟左右相邻。3个北魏窟中北侧的226窟面积最小，位置稍高于前二者，距离也稍远，为北魏晚期典型的三壁三龛式结构。535窟在开凿之初与726窟一样都是佛殿窟，二者结构、布局基本相同，只是武周时期被改造成了三壁三龛窟。

三 开窟年代的重新认识

这次调查发现正壁与右壁大龛都有后代改造遗迹。正壁主尊脚前的大莲花与窟顶大莲花均早于现存三壁三龛大像。三壁大龛在武周时期经过改造，现在所存的倒凹字形坛可能是原来三壁造像的坛，也可能是将原来地坪下降约0.53米形成的，改造年代即原来认定的开窟时间：武周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一二　龙门石窟宾阳洞窟顶及莲花

图一三　莲花洞窟顶浅浮雕彩绘莲花

图一四　千佛崖 726 窟主尊的低莲座

时期。

《广元石窟内容总录·千佛崖卷（下）》等有关资料将莲花洞的开凿年代确定为初唐。依据是此前洞内最早的有造像题记的小龛535-10的左侧外壁上有“大周万岁通天□年”（696—697年）题记，[7]内容是王行淹“敬造释迦牟尼佛一铺，救苦观世音菩萨一躯”。正壁的535-10号龛应该就是所造“释迦牟尼佛一铺”，右壁的535-6号龛为其所造的救苦观世音菩萨一躯。因此，当时将大窟开凿的时间下限定为武周万岁通天年间。

从窟内现有题记看，535-6、535-10、535-99号都开凿于武周时期。在535-1号龛左侧也发现了一则题记，虽然目前被烟苔覆盖，不能识

图一五　千佛崖北魏时期洞窟位置示意图（西→东）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读，但此则题记字体与535-99号龛相同，且两龛相邻，龛形相同，很可能是同一时期开凿。这几个有题记的武周小龛均位于大窟前壁、右壁、右壁与后壁交界处，位置都比较高，靠近右壁和正壁大龛。证明这几龛为大窟三壁大龛开凿之后不久即开凿的小龛。同时，也进一步说明大窟三壁大龛的时代下限是武周时期。

这次发现正壁大龛主尊前的莲花非现存大龛中主尊所有，现存大龛为破坏了此莲花上的大像后重新雕刻，原来大像的头光还有残留。再对比窟顶大莲花，与洛阳龙门宾阳洞中的大莲花非常相似。因此，推测此窟开凿于北魏后期，武周时期在三壁开了大龛。从右壁残存的石块、正壁大龛主尊后移的情况看，开凿3个大龛时底部壁面可能略有后移，或者右壁原来的造像下部没有清理干净，留下了一块岩石。这块岩石高高凸出于现在的窟壁，而且如果右壁原来有像的话，此岩石正好应该是造像所在的位置，后代又在这块高高凸起的岩块上开凿了535-17号龛。

改造之后立即有人在窟内补凿小龛，所以现在可以看到大量后代补凿的小龛。虽然只有4个小龛有武周时期题记，但对比窟内众多小龛，从造像风格上看，应该全部雕刻于唐代，且大多数有武周时期的风格。特别是三壁坛正面的武周风格小龛，大部分都与大窟改成三壁三龛的年代一致。

现存的倒凹字形坛有两种可能，一是原来（北魏）开窟时即是三壁设坛的形式，武周时在坛正面开了一周小龛。还有一种可能，即武周时期将三壁造像改成三壁三龛的同时，将地坪向下降了约0.53米，形成现在看到的倒凹字形坛。这样推测的理由有两点：一是与之时代相同、布局相同的726窟没有凹字形坛，三壁造像直接站立在毯垫一样的低莲座上；二是三壁的坛边缘不太整齐，若是原来开凿的坛应该边缘比较齐整，宽窄较一致。同时，在千佛崖对岸的皇泽寺也有一批北魏的龛窟在武周时期被改刻，均没有三壁设坛的情况。例如第15号中心柱窟，此窟三壁没有坛，改造成三壁三龛窟后，原来的飞天、菩萨裙子下摆等还有比较清楚的残迹，再加上北朝雕刻的中心柱未被改动，因此改动部分极容易辩认。再如第45号窟，亦是在武周时期被改成了三壁三龛窟，三壁同样没有坛，但北朝时雕刻的二龙交缠龛楣等时代特征明显的痕迹尚存。这些现象说明，唐代武周时期，广元有一批北朝窟龛被改造了，可作为莲花洞在武周时期被改刻的参考。

四　其他收获

除了大窟始凿年代的重新确定之外，此次调查还有三项收获，一是新增加了30多个后代补凿小龛；二是发现大窟之前有前壁，并在前壁新发现了后代（武周时期）补凿小龛，且有开龛题记；三是对莲花洞武周时期造像题材的认识。

2000年调查时确定窟内有69个后代开凿小龛，2019年12月进行维修工作前期调查时又有新发现，增加至89个，2020年7月的调查中增加至99个。其中535-99号龛位于窟前壁右上角，圆拱形龛，仅存左上角，龛内造像仅存左侧菩萨上半身。但龛外左侧两身供养人像还保存完整，戴幞头，穿窄袖长袍，身形清瘦，胡跪，是初唐时期典型的人物形象。其旁有竖刻九行造像题记，被烟苔覆盖，可识读内容有：

大周……廿……/弟子……过往七代/先亡□□祖□□敬造释/迦□□一□为亡灵□□/在□九龛□庶得先亡去/兹道□永奉□仪常对王□/俱……画福/……子……/田……

因此，此龛当开凿于武周时期（图一六）。

窟内开凿三壁三龛，这是北方石窟从北魏以来的传统，三龛各造一佛，即三佛题材，也是中原地区北朝以来的传统。窟内正壁主尊为弥勒佛，在佛教中弥勒佛是未来佛，说明这是造的三世佛题材，即过去、现在、未来佛。右壁为菩提瑞像，即释迦牟尼降魔成道像，也就是现在佛，那么按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佛的概念，左壁自然应该是过去佛燃灯佛。释迦牟尼着袒右袈裟，戴七宝项圈的样式，是唐初去印度的使者王玄策随行画家摹写回国，带到长安，各地再去摹写流传的菩提瑞像。在千佛崖366号窟内的“菩提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图一六　莲花洞前壁 535-1 与 535-99 号龛局部（东→西）

像铭”中对其在中土的来源、时间及流传说得很清楚，佛教典籍中也有相应记载。而将弥勒佛放在窟内正中位置，与武则天自称弥勒佛，为夺取唐的政权制造舆论的历史背景有关。天授元年“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写《大云经》四卷，表上之，言太后乃弥勒佛下生，当代唐为阎浮提主，制颁于天下。”[8]因此，莲花洞开凿的以弥勒佛为主尊的三壁三龛时间上限当不早于天授元年（690年），与龙门石窟摩崖三佛龛的开凿原因相同。

而窟内的大量元素也反映出此窟与长安造像的密切关系。除前述三大龛造像外，大量的小龛中也可以看到武周前后长安的元素。窟中大量的小龛多集中开凿在这一时期，组合为一佛二菩萨像的有10多龛，单尊地藏像8龛，指日月瑞像7龛，单身菩萨立像30余龛。这些小龛中大多数佛像面部丰圆，宽肩，隆胸，收腰，许多佛像不出衣纹。菩萨立像多扭腰站立，裙摆紧、窄，透出双腿轮廓，露出双膝和脚踝。衣裙紧贴身体，不出衣纹，显露出身体的轮廓，这与唐初僧人不断参访印度，并带回笈多时期产生的秣菟罗造像风格有关。

又“天后时，符瑞图讖为上下所好，自后秘密神异之说风行”，[9]莲花洞中菩提瑞像、指日月瑞像等题材的流行还应该是这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注释：

[1] 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千佛崖造像区南端下方栈道为金牛道最险段之一——石柜阁所在，此从旧说。近年龚静秋、王洪燕考证认为，石柜阁应该是早期“飞仙阁”在明清以后的称呼，地点在今广元市北沙河镇南华村飞仙关。参见龚静秋、王洪燕：《广元千佛崖金牛道遗址发掘记》，汉中市博物馆编：《中国蜀道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483～490页，三秦出版社，2014年。

[2] 此前的资料均说是13层，现据北京国文琰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有限公司提供的扫描全景图观察，应该为14层。

[3] 雷玉华等：《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郑炳林主编：《敦煌与丝绸之路石窟艺术丛书》，第144～168页，甘肃教育出版社，2016年。

[4] 文中左右均以窟龛中造像之左右为准。

[5] 2000年调查时确定为69个小龛；2019年12月进行的维修工作前期调查中又有新发现，增加至89个；2020年7月的考古调查中增加至99个，详见后文。

[6] 资料来源于成都市博物馆2020年1～8月“映世菩提”展展品。

[7] “万岁通天”年号使用约1年半，从公元696年4月至公元697年9月29日。

[8]《资治通鉴》卷二四〇《唐纪二十》，第137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9]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汤用彤全集》第二卷，第30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责任编辑　张春秀）

(C)1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